

堤畔的玉柳是為了同誰道別而將自己站成一個多情的
春天？懸崖上的紅心杜鵑是為了同誰聯繫而招展著花的旗
語？清朗的明月是奉了誰的手諭而長傾其萬斛流光？往來
熙攘的蜂蝶蠅蟻是為了誰而奔忙？永不歇拍的流水的嘩然
長歌，又是為了哪位知音而詠唱？

俯仰於天地間，令我們疑惑而又無法不為之傾倒迷醉
的事物委實太多，豐厚得難以盛載、難以灑淨、難以釐清

。從古希臘哲人清嘯出的第一個疑問：「我從哪裡來？」

到現代詩人激昂吶喊的：「我們該往哪裡去？」，人

類似乎一直在如湍流般迴旋的疑惑中沉浮打轉：吳爾芙的

奧蘭多在兩性易換間，把時間拉成一絡金縷，鑲繡著無數

的問號；屈子的汨問在絲遠悠長的湘江澤畔，劃開靜默的

穹蒼——我是誰？天地間含蘊的雅華從何而來，又欲適何

方？

孔子四十而不惑，已是兩千多年前的絕響。

在紛擾的環境中，平凡的我若欲不受迷惑，維持心

中明燈高懸不輟，似乎已不可能？但即便刻識不成，我認

為，只要我們仍對真理抱持嚮往，願意同蒙田、同叔本華

般，恪守自己的原則，便能接近孔子所云：「我欲仁，斯

仁至矣。」的境界！

即便我們仍不明白：堤岸玉柳無數是為了揮別遊子抑

或揮別夕曛；如水月華是為了映照千里溶溶的楚江抑或明

澄的人心；我們仍然可以從初抽的新綠中探求人生的哲

理，從望遠鏡幽渺的光暈中刻繪行星的軌跡。

是的，我們無法「無惑」，但我們可以因這些疑惑而

對世界懷有更多的想像、對天地懷有更深的崇敬，如同奧

蘭多、屈靈均和叔本華一樣。